



## 东西溪

安徽合肥 吴玲

我们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秋日前往月亮湾作家村的。此月亮湾非彼月亮湾，如你看见的那样，乃是静卧在大别山腹地东西溪乡的太阳冲里，因四周芦渚烟树、奇峰迤迤，又因一弯好水颇似月牙儿穿村而过，故有了形象又风雅的名字。

作家村是由20世纪原淮海机械厂遗留下的职工宿舍以及厂房等老建筑改造而成，高不过两三层，皆保留了原先的风貌，智者的做法便是让人欢喜的修旧如旧，拱门廊檐青砖瓦，一栋栋一幢幢，或高或低地散落在莽莽山坳里。车抵太阳冲，如你所能想象的，甫一下车，便兴冲冲找寻自己的那间屋子，果真是开门见山推窗望月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凡妇如我，年逾中年，步出喧嚣的都市，区区百多公里，竟能拥有这样一处“世外桃源”，可以安放自己日渐疲钝的身心，该是幸运与幸福的罢。与鲁迅、张大千交谊甚厚的台静农先生即诞生于六安霍邱，台先生赴台后将自己在台湾大学的书斋命名为“歇脚庵”，此处不妨借来一用，月亮湾的一方斗室或者亦算吾等在恋念红尘中的“歇脚庵”吧。

如此却是合了当下的心意，像现在，可以看万物生长，听鸡鸣狗吠。在山里，晴天自然是可喜的，雨天却也有不坏的趣味，它使得山愈翠、水愈碧、花愈娇，而此时我们遇着的雨又恰到好处地停了的。缘溪而行，我们临时决定去走访几户村民。东西溪的执事者与众人在前头。当一个皱褶满脸的老头儿颤巍巍捧出一摞花花绿绿的小本本时，我的脑际突然涌现出一个父亲的形象，那是20世纪80年代震惊画坛的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。

我们向溪对岸另一庄户走去。走过几条茅草松软的田埂，遇见一个小孩。起先一点儿没有注意到他，似乎他先是在路旁自顾自捉蝻蚱的，后来索性丢开小动物，撒开两腿。我们转弯，他先转过，我们穿溪，他在对岸等着，待快接近他，便趑趄趑趑跑起来。我们遇见的小孩看上去表情夸张，眼涎齿湿，当他跑起来时，像电影里的慢镜头，小小的身子在秋风里晃啊晃。

我们确乎是去他的家，确切说是他爷爷奶奶的家。但不晓得这个大小便尚不能自理、语言有障碍的小孩是如何得知我们要去他家的。是三间新造的瓦屋，堂屋正中贴着一张有些破损的年画，几只麻袋堆在屋角，捏了捏，硬硬的。另一只极大的簸箕里晾着半干的花生。里屋一张大木床，床头的柜子上凌乱地摆着米、油等生活用品，其余别无长物。

后来我们得知，小孩的父亲常年外出打工，母亲早已抛弃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，不知去向。他跟年迈的爷爷过活，吃政府补贴。

离去时，小孩显得有些不舍，走了很远，我回头，他趑趄着小身子，还跟在我们后头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。奶奶告诉我们，他九岁了。我没有问这个孩子的姓名。我想，有一天我会知道的。

折回头，又缘溪向前走了许久，众人都无声响。路旁的玉米掰下了，秸秆以及叶子已经萎谢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多嘴鸟嗡嗡。这样安宁的晨光似乎留存在遥远的从前。傍晚，一行人驱车数十里至杨三寨，下榻一个名曰“绿野山庄”的旅店。灰白二色的小楼，在茂林修竹掩映下，更显清简与幽寂。灯火渐次亮起来的时候，天空和山峦融为一体，因为微雨，星月都钻进了云层。站在比黑更黑的夜色里，漫山遍野的小生灵正演奏天籁般的田园交响曲，仿佛误入了班得瑞的《寂静山林》。

这是目下的诗与远方。在东西溪，我们是被赋予了“村民证”的一群，如此说来，以后出入月亮湾则变得义不容辞，对于一个生于乡下，且又有着乡村情结的人来说，这让我欣慰。

时至今日，我还常常暗自思忖：我们不仅要去东西溪吃杀猪饭，行至水穷，坐看云起，体验古蓼国的风俗人情，当然还要去抱一抱村口那棵死而复生的老槐树……我从来相信，它就是这个村子的庇护神，至于在“歇脚庵”里吟风弄月，那纯属自作多情。譬如于古稀老人，我们或可替他垦一块地，摘一片棉花，体力若再可支持，不妨同他一起坐在秋天之上，手握镰刀、锹、锄，真正体验一回山民“寸草归垛，颗粒归仓”的喜悦，如此高强度的快乐劳作，大约很可治疗某个患者的失眠症也未可知。

再譬如于那个孩子，当他的腿脚不听使唤，突然一不小心迷失在外面的世界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而他那时与我不再陌生，很可能与我早已熟稔，我教他认得了几个汉字，他知道自己的村庄，并且已经学会书写自己的名字。

## 槐花还似昔年忙

安徽蚌埠 徐玉向

我总以为，槐花从来没有安静过，哪怕能闲下来一小会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家中东南角有一棵硕大的杨槐树。每年春天，一串串槐花仿佛一夜间从层层绿荫中钻了出来，一切无法遮掩。有的槐花独立一串挂在枝头，仿佛一位漫步人间不染纤尘的仙子。有的槐花三五串压着柔枝绿叶，乘着一阵轻风，似一帮顽皮的孩子踩在稻草垛上，喊着响亮的“一二三”，再齐齐弯腿发力，常常，那青枝绿叶与串串洁白，在明媚的春光下一起舞动起来。再霸气一点的槐花，数串一起揪着一根枝条，从大片的树冠上吊晃开来。那几片寻常不过的树叶，在这丛计白当黑的独特艺术家的运作下，在远望只模糊成了一整枝白花的拥裹下，更加疏旷，也愈发碧翠喜人。

杨槐花怒放之时，蜜蜂早已紧盯着不放。几只蜜蜂嗡嗡地转来转去，一朵接着一朵尽情吮吸，没有放过一个机会。每一朵被这些小家伙光顾的花，微微颤动着，似迎还拒。待它们飞走时，整株花似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悠然地摆动一下，似在回

味，又似庆幸得了某种解脱。院子里的鸡，似乎也想尝尝杨槐花的鲜味。张开翅膀，轻轻跃上树杈，或是就着矮墙头，也有飞上屋顶的，对着摆来摆去的花一顿乱啄。不久，它们对这些素食很快失去兴趣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们会在枝叶间寻找另一种美食。

洋辣子是最让小孩们担心的物件。努力攀上树杈，一边摘槐槐花，一边往嘴里塞。常常因为刹那间的忘怀，树枝及整棵树都会跟着上下摆动，这就侵犯到洋辣子的地盘。那家伙，不言不语，张开全身毛孔，冷冷来一下，皮肤所触，先是一阵刺痛，揉搓间就鼓起一个包。为了满足小小的口腹欲望，只好用长竹竿绑了钩子采摘。钩住一枝，就会掠尽整片的杨槐花。也只有在树顶最高处，或是人手伸不到的地方，才会保留一些。房前屋后的杨槐花，几乎都逃不过这个命运。即使这样，一波采完，不久就有一波补上。

出了村庄、山野、田地，天地间仍有大片大片的杨槐花，生生不息，年年如是。

## 孝乡“亲情伞”

安徽天长 秦骏

时光站台，回望来路，并未完全湮没于荒野丛林。悠悠经年，倏忽千载。纵有三人合抱之胸怀，仍偏居于陌上。傲骨峥嵘，一袭青衣，冠如伞状，庇护一片浓荫之地。

吾乃松柏，或为朱姓，生于未名，来自北宋。苍颜鹤发，虬枝盘旋，蔚为壮观。夕阳西下，似一佝身老妇，手牵顽童归家。“佳木秀而繁阴”，穿越枝影横斜的碧透，时间回溯到公元一〇二一年，天长秦栏人朱寿昌，时年七岁，生母刘氏遭嫡母（父亲的正妻）嫉妒，不得不改嫁他人，从此背井离乡，骨肉分离。母子一别五十年，朱寿昌日思夜念，刺血抄经，辞去官职，弃官寻母，并立下誓言：不见母，不复还。于千里之外迎母还家（并带回两个异父同母的兄弟），一起接回供养，而当时母亲也已是风烛残年的古稀老人了。

不系之舟，终得安身。大约又过了三四年，生母亡故，梨花风起，情不自己。寿昌遂亲手将吾松柏之身，种于母亲墓冢旁，意在为亡母构筑灵魂安放之处，撑一把遮风挡雨的大“伞”。名公巨卿王安石、苏轼等人闻言，分别写下赞颂的诗篇。一时间，朱氏孝悌传家，闻名遐迩。

往事越千年，人生弹指间。广东当代名士吴成伟心有灵犀，以洞察而睿智的眼光打量着天长山水，毕恭毕敬，向着孝乡方向深鞠一躬，饱蘸笔墨，情运笔端，欣然而就：“国贵忠家贵孝望牧马湖边奉亲松柏分明见，名宜澹利宜轻纵弃官城外尽节康叔是处闻。”

吾以朱姓之名，驻守于孝乡，不觉已千年。“凌风知劲节”，孝为德之本。而今，“六孝”之行，已成共识。孝乡高歌唱“孝”，邀请皖东文化老人、词作家夏锡生先生创作《孝之歌》，在千秋古邑厂矿企业和学校内传唱；造园思“孝”，在古镇秦栏和花草湖湿地公园置寿昌园、孝亲文化园等；修馆承“孝”，建造皖东孝文化纪念馆；筑路寻“孝”，迈步见“孝”；著书学“孝”，编撰《秦栏寻孝》《孝泽秦栏》和《孝行千秋》等乡土书籍，在莘莘学子中广为传阅；活动促“孝”，弘扬孝亲习俗，淳朴的民风孕育出天长孝子之乡。今又得悉，秦栏古镇斥巨资，精心打造孝文化主题公园，目前已初露端倪。

未来已至，吾当以逆风飞扬之势，宠辱皆忘，迎接他日朝暮，共赴孝乡四时更替，春和景明，画轴壮美。